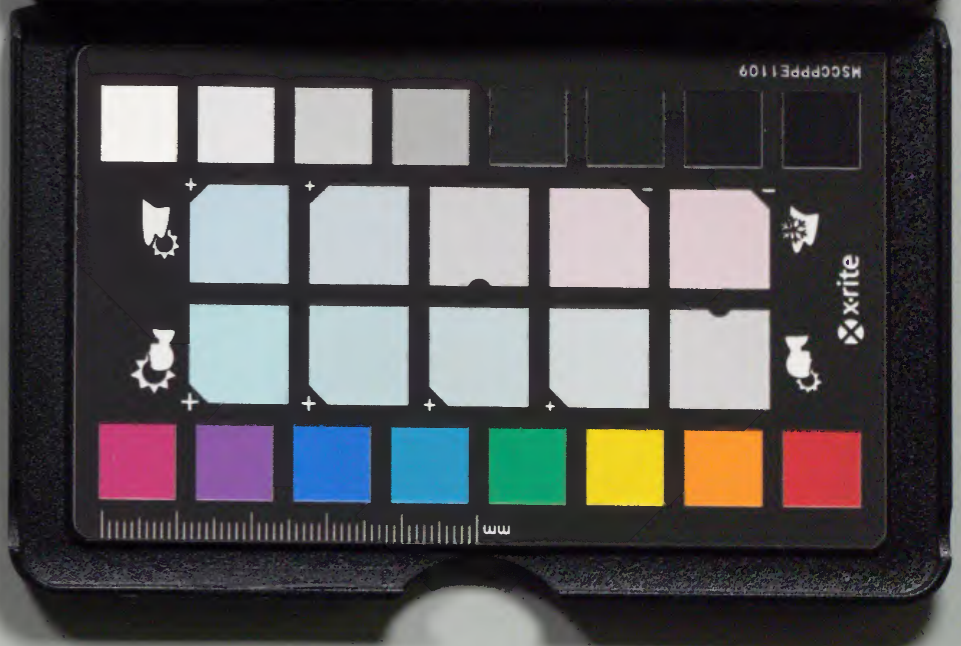


宋史

卷二百五十五之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72)	
函號	別	10 1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淺草文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節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郭崇 楊廷暉 朱 僊 向拱

王彥超 張永德 王全斌 曾孫

康延澤 王繼勳 高彥暉附

郭崇應州金城人重厚寡言有方略初名崇威避周祖名止稱崇父祖俱代北酋長崇弱冠以勇力應募為卒



後唐清泰中爲應州騎軍都校晉祖割雲應地入爲契  
丹崇耻事之奮身南歸歷鄆河中路三鎮騎軍都校開  
運中戍大原會漢祖起義以崇爲前鋒入汴改護聖左  
第六軍都校領郢州刺史改領富州從周祖平河中以  
功遷果州防禦使領護聖右廂都指揮使周祖鎮鄆以  
崇領行營騎軍兼天雄軍都巡檢使乾祐三年冬崇從  
周祖平國難與李筠拒慕容彥超於劉子陂走之以崇  
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  
將立之會契丹南侵周祖北征次于澶州爲六軍推戴  
樞密使王峻在京師聞變遣崇率七百騎東拒贇遇於

維陽崇陣于牙門外贇懼登門樓呼崇曰汝等何遽至  
此崇曰澶州軍變遣崇等來衛乘輿非有他也贇召崇  
升樓崇未敢登卽遣道下與語崇乃登具言軍情有屬  
天命已定贇執崇于泣俛首久之俄而贇所領衛兵都  
校張令超以衆歸崇贇親將賈王等數怒目視道將害  
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非關令公事崇卽送贇就館舍  
廣順初領定武軍節度又爲京城都巡檢使修城都部  
署兼知步軍公事未幾復升陳州爲節鎮以潁州隸焉  
命崇爲節度周祖親郊加同平章事出鎮澶州周祖不  
豫促還鎮所世宗立并人侵潞州命崇與符彥卿出固



鎮以禦之世宗親征又副彥卿爲行營都部署師還加  
兼侍中冬移真定尹成德軍節度四年世宗征淮南契  
丹出騎萬乘餘掠邊崇率師攻下束鹿縣斬數百級俘  
獲甚衆五年天清節崇來朝表求致政不允賜襲衣金  
帶器幣鞍勒馬遣之世宗平關南至靜安軍崇來朝恭  
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宋初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  
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  
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  
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  
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

爲平盧軍節度重進改命崇爲節制乾德三年卒年  
五十八太祖聞之震悼贈太師子守璘至洛死副使妻  
卽明德皇后之姊也子允恭以父任授殿直至崇儀副  
使知常州卒次女爲仁宗皇后天聖三年詔贈崇尚書  
令兼中書令守璘太尉寧國軍節度允恭太傅安德軍  
節度六年又詔追封崇英國公加贈守璘未清軍節度  
兼中書令允恭忠武軍節度兼侍中允恭子中庸左侍  
禁閣門祗候副使中和娶潁川郡王德彝女爲西染院  
副使

楊廷璋字溫玉真定人家世素微賤有姊寡居京師周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及傳 三二  
祖微時欲聘之姊不從令媒氏傳言恐逼姊以告廷璋  
廷璋往見周祖歸謂姊曰此人姿貌異常不可拒姊乃  
從之周祖從漢祖鎮太原廷璋屢省其姊周祖愛其純  
謹姊卒留廷璋給事左右及出討三叛入平國難廷璋  
數獻奇計卽位追冊廷璋姊爲淑妃擢廷璋爲右飛龍  
使廷璋固辭不拜願推恩其父洪裕卽令召洪裕赴闕  
以老病辭就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廷璋歷皇城  
使昭義兵馬都監澶州巡檢使世宗自澶淵還京言廷  
璋有幹材遷客省使俄爲河陽巡檢知州事涇帥史懿稱  
疾不朝周祖命廷璋往代之將行謂之曰懿不就命卽

圖之廷璋至屏左右以詔書示懿諭以禍福懿卽日載  
路俄聞周主崩廷璋嘔血不食者數日世宗立拜左驍  
衛大將軍克宣徽北院使征劉崇以爲建雄平節度在  
鎮數年頗有惠愛前後率兵入太原境拔仁義高壁等  
砦獲刺史軍校數十人俘其民數千戶獲兵器羊馬數  
萬計并人棄沁州二百里退保新城廷璋遂置保安與  
同白壁等十餘砦會隰州刺史孫議卒廷璋遣監軍李  
謙溥領州事謙溥至并人來攻其城議者以爲宜速救  
之廷璋曰隰州城壁堅完并人奄至未能爲攻城具當  
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百餘人許以重賞由間道遣



人約謙溥爲內應既至卽銜枚夜擊城中鼓譟以出并  
人大潰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獲器甲萬計奏至世  
宗喜曰吾舅真能禦寇詔褒之世宗自河東還加檢校  
太保顯德六年夏率所部入河東界下堡砦十三降巡  
檢使靳漢晁等三人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傅宋初加檢  
校太尉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功德太祖命盧多遜撰文  
賜之李筠叛潛遣親信使齎蠟書求援鄰境廷璋獲之  
械送京師因上攻取之策卽下詔委以經略及車駕親  
征詔廷璋率所部入陰地分賊勢賊平歸鎮是秋來朝  
改鎮邠州乾德四年移鄜州開寶二年召爲右千牛

上將軍四年卒年六十贈帛二百匹廷璋美髯長上短  
下好修容儀雖見小吏未嘗懈惰善待士幕府多知名  
人在晉州日太祖命荆罕儒爲鈐轄罕儒以廷璋周朝  
近親疑有異志每入府中從者皆持刀劔欲圖廷璋廷  
璋推誠待之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終亦無患議者  
以廷璋在涇州保全史懿陰德之報也洪裕少時嘗漁  
於貂裘陂忽有馳騎至者以二石鴈授洪裕一翼掩左  
一翼掩右曰吾北嶽使者也言訖忽不見是年生淑妃  
明年生廷璋家遂昌盛廷璋子七人皆不爲求官惟表  
其孤甥安崇勳得西頭供奉官崇勳後唐樞密使重誨



子也廷璋子垣垣皆進士及第垣至屯田員外郎鹽鐵副使判官垣爲都官郎中

宋僊河南洛陽人謙恭下士祖瑤唐天德軍節度兼中書令父廷浩尚後唐莊宗女義寧公主生僊廷浩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僊年十一以父死事補殿直遷供奉官晉祖嘗事莊宗每僊母入見詔令勿拜因從容謂之曰朕於主家誠無所靳但朝廷多事府庫空竭主所知也今主居輦下薪米爲憂當奉主居西洛以就豐泰命僊分司就養救有司供給至於醯醢率有加等漢祖在晉陽遣其子承

訓至洛奉書僊母與僊結昏卽永寧公主也累授北京皇城使漢乾祐初拜右金吾衛大將軍駙馬都尉隱帝卽位授昭武軍節度移鎮滑州周祖奉兵向關時僊在鎮開門迎謁周祖深德之僊率所部兵從周祖至劉子陂隱帝衛兵悉走投周祖周祖謂僊曰至尊危矣公近親可亟去擁衛無令驚動僊策馬及御營軍已亂矣廣順初丁內艱服除授左監門衛上將軍世宗征淮南令僊與左龍武統軍趙贊右神武統軍張彥超前景州刺史劉建於壽州四面巡檢師還以僊爲右神武統軍克行營右廂都排陣使又爲廬州城下副部署吳人大發



舟師次東沛洲斷蘇杭之路世宗遣俛領戰艦數百艘襲之又遣大將慕容延釗率步騎而進水陸合勢大破之世宗嘗次于野有虎逼乘輿俛引弓射之一發而斃及江北諸州悉平畫江爲界世宗駐迎鑾命俛率舟師三千泝江而上巡警諸郡師還復授滑州節制又移鎮鄆州恭帝卽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宋初加檢校太師遣領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司超副之李重進謀以揚州叛俛察其狀飛章以聞太祖令俛屯海陵以觀重進去就遂從征揚州爲行營排陣使及平以功改保信軍節度來朝徙鎮華州會鑿池都城南命俛率舟師數

千以習水戰車駕數臨觀焉五年改忠武軍節度開寶初太祖納俛長女爲后俛本名延渥以父名下字從水開寶初上言改爲俛三年徙邠州太平興國初加同平章事二年移定國軍節度四年從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詔俛與尚食使侯昭愿領兵萬餘攻城南面師還歸鎮五年冬車駕幸大名召俛詣行在詔知滄州六年封邢國公俄遷同州九年又爲右衛上將軍雍熙中曹彬等北伐班師命俛知霸州歸闕端拱二年卒年六十四廢朝贈侍中諡莊惠中使護葬俛莊宗之外孫漢祖之胄女卽孝章皇后近代貴盛鮮有其比子元靖至供備庫



使元度至供備庫副使元載元亨並至左侍禁閣門  
侯初孝章寢疾語晉國長公曰我瞑目無他憂惟慮  
族屬不敦睦貽笑於人景德中偃幼子元翰果詣京府  
求析家財真宗聞之詔釋勿問仍諭其族屬務遵先后  
遺戒焉元度子惟簡爲殿直惟易爲奉職

向拱字星民懷州河內人始名訓避周恭帝諱改焉少  
倜儻負氣弱冠聞漢祖在晉陽招致天下士將往依之  
中途遇盜見拱狀貌雄偉意爲富家子隨之將劫其財  
拱覺行至石會關殺所乘驢市酒會里中豪傑告其故  
咸出丁壯護拱遂太原以策干漢祖漢祖不納客于周

祖門下及周祖領節鎮署拱知客押牙周祖卽位授官  
死使廣順中遷皇城使出監昭義屯軍并人領馬步十  
五都來侵拱與巡檢陳思讓逆戰於虜亭南殺三百餘  
人擒百人獲其帥王璠曹海金又敗其軍於壺關師還  
會征慕容彥超命爲都監賜以六銖袍帶鞍勒馬器仗  
卽日遣行賊平命爲陝州巡檢未幾改客省使知陝州  
會延州高允權卒其子紹基欲求繼襲卽自領使務朝  
廷益禁兵戍守命拱權知州事俄遷內客省使嘗請禁  
州民賣軍裝兵器於西人從之所屬部落有侵盜漢戶  
者拱招其酋帥犒之令誓不敢侵犯召拜左神武大將



軍宣徽南院使劉崇入寇遣馬軍樊愛能步軍何徽走澤州令拱監護之世宗親征拱以精騎居陣中高平之捷以功兼義成軍節度河東行營前軍都監師還出鎮陳州先是晉末秦州節度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蜀人又取鳳州至是宰相王溥薦拱討之乃召拱與鳳翔王景並率兵出大散關連下城砦復命拱爲西南面行營都監蜀人聞鳳州急發卒五千餘出鳳州北堂倉鎮路行至黃花谷將絕周師糧道拱與王景偵知之命排陣使張建雄領兵二千直抵黃花谷又遣別將領勁卒千人出敵後截其歸路敵軍爲建雄所敗奔堂倉又爲

以卒所逼合勢掩擊擒其監軍王巒孫韶等千五百餘由是劍門之下州邑營砦望風宵遁秦鳳階成平召歸宴於金祥殿賜襲衣金帶銀器繒帛鞍勒馬顯德二年世宗親征淮南以拱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時揚州初平南唐令境上出師謀收復韓令坤有棄城之意卽驛召拱赴行在拜淮南節度依前宣徽使兼緣江招討使以令坤爲副時周師久駐淮陽都將趙晁白廷遇等驕恣橫暴不相稟從惟務貪濫至有劫人妻女者及拱至戮其不奉法者數輩軍中肅然六月追叙秦鳳功加檢校太尉時周師圍壽春經年未下江淮草寇克兵



宋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 九十一  
吳援兵柵於紫金山與城中烽火相應而舒蘄和泰復  
為吳人所據拱上言欲且徙揚州之師併力攻壽春俟  
其城下然後改圖進取世宗從之拱乃封庫付揚州主  
者復遣本府牙將分部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軍民感悅  
及師行吳人有負糗糧以送者至壽春與李重進合勢  
以攻其城改淮南道招討都監敗淮南軍二千于黃著  
岩世宗再幸壽州召拱宴賜甚厚以為武寧軍節度命  
領其屬駐鎮淮軍及克壽州以功加同平章事領武寧  
軍節度四年徙歸德軍節度淮南平改山南東道節度  
俄克西南面水陸發運招討使恭帝即位加檢校太師

河南尹西京留守宋初加兼侍中太祖征李筠拱迎謁  
至汜水言於上曰筠逆節久著兵力日盛陛下宜急濟  
大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誅之緩則勢張難為力矣帝  
從其言卷甲倍道趨之筠果率兵南向聞車駕至惶駭  
走澤州城守遂見擒乾德初從郊祀畢封譙國公拱尹  
河南十餘年專治園林第舍好聲妓縱酒為樂府政廢  
弛羣盜晝劫太祖聞之怒移鎮安州命左武衛上將軍  
焦繼勳代之謂繼勳曰洛人不治選卿代之無復效拱  
為也太平興國初進封秦國公來朝授左衛上將軍八  
年代王彥超判左金吾衛仗事表獻西京長夏門北園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  
詔以銀五千兩償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贈中書令  
咸平初真宗聞拱之後有寒餒流離者錄其孫惲為國  
子助教拱子德明至洛苑使昱大中祥符八年進士出  
身德明子悅為虞部郎中

王彥超大名臨清人性溫和恭謹能禮下士少事後唐  
魏王繼岌從繼岌討蜀還至渭南會明宗即位繼岌遇  
害左右遁去彥超乃依鳳翔重雲山僧舍暉道人為徒  
暉善觀人謂彥超曰子富貴人也安能久居此給資帛  
遣之時晉祖帥陝乃召至帳下委以心腹及移鎮太原  
將引兵南下遣從事桑維翰求援契丹以彥超從行天

福初累遷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候領家州  
刺史漢初領岳州防禦使兼護聖左廂都校出為復州  
防禦使周祖平內難後北征契丹以彥超為行營馬步  
左廂都排陣使從周祖入汴時自彭門迎湘陰公入繼  
位會軍變周祖革命即命彥超權知徐州節度未行湘  
陰公舊校鞏廷美據州叛真拜彥超武寧軍節度命討  
之彥超督戰艦破其水砦乘勝拔之又與樞密使王峻拒  
劉崇於晉州彥超以騎兵進崇遁去授建雄軍節度復  
以所部追賊至霍邑賊步騎墮崖谷死者甚衆彥超歸  
鎮所俄改河陽三城節度移鎮河中顯德初加同平章



章事劉崇南寇命彥超領兵取晉州路東向邀擊從戰  
高平彥超自陰地關與符彥卿會兵圍汾州諸將請急  
攻彥超曰城已危矣旦暮將降我士卒精銳儻驅以先  
登必死傷者衆少待之翌日州將董希顏果降遂引兵  
趣石州彥超親鼓士乘城躬冒矢石數日下之擒其守  
將安彥進獻行在師還改忠武軍節度加兼侍中詔率  
所部浚胡蘆河城李晏口工未畢遼人萬餘騎來侵彥  
超擊敗之殺傷甚衆宰相李穀征淮南以彥超爲前軍  
行營副部署敗淮南軍二千于壽州城下吳兵水陸來  
援穀退保正陽吳人躡其後會李重進兵至合勢急擊  
大敗吳人三萬餘衆追北二十餘里還改京兆尹永興  
軍節度六年夏移鎮鳳翔恭帝嗣位加檢校太師西面  
緣邊副都部署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太祖與彥超有  
舊因幸作坊召從臣宴射酒酣謂彥超曰卿昔在復州  
朕往依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勺水豈能止神  
龍耶當日陛下不留滯於小郡者蓋天使然爾帝大笑  
彥超翌日奉表待罪帝遣中使慰諭令赴朝謁未幾復  
以爲永興軍節度又以其父光祿卿致仕重霸爲太子  
少傅致仕乾德二年復鎮鳳翔三年丁外艱起復開寶  
二年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衛仗事太平興國六年封



邠國公七年彥超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  
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金  
吾上將軍祿彥超既得請盡斥去僕妾之冗食者居處  
服用咸遵儉約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令開寶  
初彥超自鳳翔來朝與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廷璋  
俱侍曲宴太祖從容謂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臨劇鎮  
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彥超知旨卽前奏曰臣  
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願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  
也行德等竟自陳夙昔戰功及履歷艱苦帝曰此其  
事何足論翌日皆罷行德等節鎮時議以此許彥超

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身死  
得免爲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及  
卒諸子果無違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不十餘  
年其家已鬻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於  
州縣

張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家世饒財曾祖丕尚氣節  
後唐武皇鎮太原急於用度多嚴選富家子掌帑庫或  
調度不給卽坐誅沒入貲產不爲之滿歲府財有餘宗  
人政當次補其任率族屬泣拜請不濟其急丕又爲代  
掌一年鄉里服其義父穎事晉至安州防禦使永德生



四歲母馬氏被出育於祖母事繼母劉氏以孝聞周祖初  
爲侍衛吏與穎善乃以女妻末德末德迎其母妻詣宋  
州時寇賊充斥乃易弊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卽  
邀乞焉給曰此悲田院耳賊卽舍去繇是免禍周祖爲  
樞密使表末德授供奉官押班乾祐中命賜潞帥常遇  
生辰禮幣遇周祖之外兄弟也時周祖鎮鄴被讒族其  
家末德在潞州聞有密詔授遇末德探知其意謂遇曰  
得非泣殺末德耶末德卽死無怨恐累君侯家耳遇愕  
然曰何謂也未德曰姦邪靈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  
末德屬吏事成足以爲德末成死未晚遇以爲然止合

壯上嚴衛然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  
成否末德曰殆必成未幾周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夫  
幾誤大事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  
時備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往迎之至鴻溝  
遇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以  
與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黯黑爲雀形  
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大愧然終不  
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有緡錢五百萬資  
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  
其能司寘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



飲其妻逼令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  
頗露之遇亦微有聞未深言至是末德故以此諷遇遇  
送末德歸周祖周祖登位封末德妻爲晉國公主授末  
德左衛將軍內殿直小底四班都知加駙馬都尉領和  
州刺史逾年擢爲殿前都虞候領恩州團練使俄遷殿  
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時年三十四顯德元年并州  
劉崇引契丹來侵世宗親征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  
徽方戰退衄時太祖與末德各領牙兵二千末德部下  
善左射太祖與末德厲兵分進大捷降崇軍七千餘衆  
及駐上黨世宗畫臥帳中召末德語曰前日高平之戰

主將殊不用命樊愛能而下吾將案之以法末德曰臣  
下欲固守封疆則已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宜痛懲  
其失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翌日誅二將以徇軍威  
大振進攻太原師薄城下末德與符彥卿史彥超北控  
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四十里周師去城二百步  
圍之三匝自四月至六月攻之不克契丹援兵果至彥  
超戰沒繼敗其衆二千餘衆遁去以末德領武信軍節  
度師還徙義成軍節度時末德父頴爲隸人曹登等所  
害因奔南唐會議南征末德請行自効許之師至壽春  
劉仁贍堅壁不下末德出疲兵誘之傍伏精騎每戰陽



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起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城下仁贍執澄等三人監送行在意求緩師詔賜永德俾其甘心太祖與末德領前軍至紫金山吳人列十八砦戰備嚴整敵壘西偏有高隴下瞰其營中末德選勁弓強弩伏隴旁太祖麾兵直攻第一砦戰陽不勝淮人果空砦出關末德亟登隴發伏馳入據之敵衆散走翌日又攻第二砦鼓譟而進始攻北門淮人開南門而遁時韓令坤在揚州復爲吳人所逼欲退師世宗怒遣末德率師援之又敗泗州軍于餘于曲溪堰俄屯下蔡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泗州

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于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而風反吳人稍却末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鍊引輕舫急擊吳人既不得進溺者甚衆奪其巨艦數十艘末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于餘衆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吳人多溺死詔褒美之冬擢爲殿前都點檢四年從克壽州還制授檢校太尉領鎮寧軍節度五年夏契丹擾邊命末德率步騎二萬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 第六十一  
拒之從世宗北伐還駐澶淵解兵柄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恭帝嗣位移忠武軍節度太祖卽位加兼侍中末德入朝授武勝軍節度入覲召對後苑道舊故飲以巨觥每呼駙馬不名時并汾未下太祖密訪其策末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易取也臣以每歲多設游兵擾其農事仍發間使以諜契丹絕其援然後可下也帝然之俄歸本鎮會出師討金陵末德以已資造戰船數十艘運糧萬斛自順陽沿漢水而下富民高進者豪橫莫能禁末德乃發其姦寘于法進言請闕誣末德緣險固置十餘砦圖爲不軌太祖命

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之詰其砦所進曰張侍中誣也宗黨殆盡希中以法報私憤爾翰以進授末德末德遂解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太平興國二年來朝拜左衛上將軍五年坐市秦隴竹木所過矯制免關市筭降爲本衛大將軍數月復舊秩六年進封鄧國公雍熙中連知滄雄定三州端拱元年拜安化軍節度召還爲河北兩路排陣使屯定州嘗與契丹戰斬獲甚衆二年丁內艱起服淳化初又代田重進知鎮州二年改泰寧軍節度兼侍中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末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末德用太白



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  
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衆始  
歎伏自五代用兵多姑息藩鎮頗恣部下販鬻宋初功  
臣猶習舊事太宗初卽位詔羣臣乘傳出入不得賣貨  
邀利及令人諸處圖回與民爭利未德在太原嘗令親  
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爲轉運使王嗣宗所發罷  
爲左衛上將軍真宗卽位進封衛國公未幾判左金吾  
街仗事咸平初屢表請老授太子太師分司西京仍以  
其孫大理寺丞文蔚釐務洛下以便就養二年冬契丹  
入邊帝將北巡以永德宿將召入對便殿賜坐訪以邊

要以老不可從行留爲東京內外都巡檢使三年制授  
檢校太師彰德軍節度知天雄軍俄以衰老命還本鎮  
是秋卒年七十三遺內園使馮守規護柩還京師贈中  
書令諸孫遷秩者五人永德出母後適安邑劉祚及永  
德鎮南陽祚已卒迎母歸州解起二堂與繼母劉並居  
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  
大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大第聚  
劉族初未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未德療之獲愈  
生一日就未德求汞五兩旣得卽置鼎中煑之成中金  
自是日與未德游一日告適淮上語永德曰後當相遇



于彼永德曰吳境不通子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永德  
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  
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  
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  
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遠召  
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真  
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走  
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永德由此益罄家資是  
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太  
命之兆以故永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皇后也永

德出緡錢金帛數千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孫文蔚虞部員外郎文炳殿中丞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  
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  
十二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  
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  
內職同光末國有內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  
去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  
扶掖至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卽位補禁軍列校  
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遷護聖指揮使周



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及討慕容彥超于兗州爲行營馬步都校顯德中從向訓于秦鳳遂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泗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柏州留後宋初李筠以潞州判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大軍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砦不踰時而就建隆四年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以歸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卽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示川陝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

兵拔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遂下興州蜀刺史藍思緒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旣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殺虜甚衆蜀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延澤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難並進不如分兵治閣道進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全斌全斌然之命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砦破小漫天砦全斌由羅川趣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彥進



張萬友等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砦諸將  
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  
破之乘勝拔其砦蜀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遁去復與  
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三戰  
三敗追至利州北昭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梁退守劍門  
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  
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  
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  
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  
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  
可於此進兵卽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  
廉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人屢敗併兵  
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  
清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  
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  
而遁昭遠聞延德兵趨來蘇至清強卽引兵退陣於漢  
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  
走遣輕騎進獲傳送闕下遂克劍州殺蜀軍萬餘人四  
年正月十三日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  
入成都旬餘劉延讓等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延讓等及



宋史卷三百五十五 列傳 三十一  
犒師並同全斌之至及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  
兩路兵相嫉蜀人亦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受詔每  
制置必須諸將僉議至是雖小事不能卽決俄詔發蜀  
兵赴闕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卽  
奉命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  
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  
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  
萬自號興國軍有蜀交州刺史全師雄者嘗謂將有威  
惠士卒畏服適以其族赴闕下綿州遇亂師雄恐爲所  
脅乃匿其家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主

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  
納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  
爲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所敗遂攻彭  
州逐刺史王繼濤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成都十縣皆  
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  
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郫新繁青城等縣彥進  
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  
不利退入成都師雄分兵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  
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



嘉戎榮陵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  
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餘二萬全斌慮其應賊與諸  
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  
衆於新繁俘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攻破  
之師雄走保灌口砦賊勢旣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  
指揮使元裕者師雄署爲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  
于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所不禮因殺知  
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擢都監劉漢卿與師雄黨劉澤  
合衆至五萬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  
都校馮紹又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承

昌及通判劉渙都監鄭光弼逐州牙校王可璫率州民  
爲亂仁贍等討呂翰於嘉州翰敗走入雅州師雄病死  
於金堂推謝行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  
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  
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  
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之人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  
太祖設壇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  
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  
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偏及  
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參知政事呂餘慶知府



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嘗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旣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詔曰王全斌王仁瞻崔彥進等被堅執銳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務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卒士民悉令安存無或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歛萬民之怨

嗟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尚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請準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於武德蠢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按堵勿犯秋毫庶德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奉我成謀



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清盜  
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彝典而罔思寅畏速此悔尤貪  
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于偃革職爾玩兵尚念前勞特從  
寬貸止停旄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  
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  
觀察留後特建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  
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  
斌侍祠以爲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  
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  
還卿節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賜之全斌至

鎮數月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  
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  
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  
鈞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供奉官閣門  
祇候曾孫凱

凱字勝之祖審鈞嘗爲永興軍駐泊都監以擊賊死遂  
家京兆饒於財凱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  
田捕至府時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爲言全斌取  
蜀有勞而審鈞以忠義死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  
監鳳翔蓋屋稅歷左右班殿直監益州市買院慶州合



水鎮兵馬監押監在京草場先是守卒掃遺穉自入凱  
禁絕而衆欲害之事覺他監官皆坐故縱凱獨見免自  
右侍禁雄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定邢趙都巡檢使  
元昊反徙麟州都監嘗出雙烽橋染枝谷遇夏人破之  
又破麗青黃羅部再馘于伺候烽前後斬首三百餘級  
獲區落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夏人圍麟州乘城拒  
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遷邊寇  
猶鈔掠以爲內殿崇班麟州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巡  
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眉浪寇猝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  
出其後來擊之復與岳合斬首百餘級又入兔毛川賊

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又斬首百  
餘級賊自蹂踐死者以千數遷南作坊副使後爲并代  
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二萬寇青塞堡凱出鞋  
邪谷轉戰四十里至杜肱川大敗之復得所掠馬牛以  
還經略使明鎬言凱在河外九年有功遂領資州刺史  
久之召還未及見會甘陵盜起卽命領兵赴城下賊平  
拜澤州刺史知邠州未幾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澤  
州團練使歷環慶并代定州路副都總管捧日天武四  
廂綿州防禦使累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  
觀察使又徙秦鳳路辭曰帝諭以唃氏木征交易阻絕



頗有入寇之萌宜安靜以處之凱至與主帥以恩信撫  
接遂復常貢召拜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侍衛親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六贈彰武軍節度使謚莊恪  
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後  
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敵遇  
未嘗挫衄兎毛川之戰內侍宋承誠哭于軍中凱劾罷  
之尤篤好於故舊子緘緘子詵字晉卿能詩善畫尚蜀  
國長公主官至留後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天福中以蔭  
補供奉官周廣順二年末與李洪信入覲遣延澤往巡  
檢遷內染院副使宋初從慕容延釗李處耘平湖湘時  
荆南高保融卒其子繼冲嗣領軍事命延澤齎書幣先  
往撫之且察其情僞及還盡得其機事因前導大軍入  
境遂下荆峽以勞授正使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  
都監破白水閣子二砦進擊西縣三泉獲韓保正由來  
蘇路會大軍克劍門及孟昶降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  
安撫軍民盡封府庫而還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  
雄復亂徙爲晉州刺史時有降兵二萬七千諸將懼爲  
內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  
兵衛還浮江而下賊若來劫奪卽殺之未晚諸將不能



用俄出兵敗賊黨劉澤三萬人復有王可瓌率數郡賊兵來戰延澤擊走之追北至合州又破可瓌餘黨謝行本等擒羅七君事平優詔嘉獎就命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貶唐州教練使開寶中起爲供奉官遷左藏庫副使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幼隸後唐明宗帳下仕晉祖爲尚食使改散指揮使都虞候興聖軍都指揮使出爲隨澤二州刺史周祖北征延沼與白文遇李彥崇曹奉金并從廣順中爲侍衛馬步軍都車頭領信州刺史從世宗征劉崇率兵攻遼州轉龍捷右廂都校領岳州防禦使真拜蔡齊鄭楚四州防禦使晉潞二州兵馬鈐轄宋初李重進叛以延沼爲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建隆四年攻懷州防禦使乾德六年命李繼勳等征河東以延沼爲先鋒都監太祖親征太原以延沼宿將熟練邊事詔領兵屯潞州會以疾歸郡開寶二年卒年五十八

王繼濤河朔人少給事漢祖左右乾祐初補供奉官歷諸司副使仕周爲右武衛大將軍淮南平爲天長軍使顯德五年遷和州刺史宋初爲左驍騎大將軍再遷左神武大將軍乾德二年命護徒治安陵隧道大軍伐蜀爲鳳州路壕砦使興元降王全斌命繼濤權府事孟昶



降全城又遣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昶歸闕守訥  
白全城言繼濤問昶求宮妓金帛全城遂留繼濤止令  
守訥送昶俄詔以繼濤爲彭州刺史綿州軍亂劫全師  
雄爲帥率衆攻彭州繼濤與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  
死繼濤身被八槍單騎走至成都素與通事舍人田欽  
祚有隙會欽祚入朝乃誣奏繼濤以他事太祖驛召繼  
濤將面質之道病卒詔曰故彭州刺史王繼濤先登擊  
賊身被重創優典未加齎志而歿故階州刺史高彥暉  
帥師討賊奮不顧命垂老之年殞身鋒鏑永言痛悼不  
忘于懷宜各賜其家粟帛

高彥暉薊州漁陽人仕契丹爲瀛州守將世宗北征以  
城來降遷耀階二州刺史王師伐蜀爲歸州路先鋒都  
指揮使全師雄之亂崔彥進遣彥暉與田欽祚共討之  
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至遇伏發  
遂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張大口將暮請收兵詰朝  
與戰欽祚欲遁慮賊曳其後乃給之曰公食厚祿遇賊  
畏縮何也彥暉復麾兵進欽祚潛隨去彥暉獨與部下  
十餘騎力戰皆死之時年七十餘彥暉老將練習邊事  
上聞沒甚痛惜故並命優恤之  
論曰郭崇感激昔遇發於垂涕太祖察其忠厚亟焚思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終  
晦之奏雖魏文不彊於楊彪宋武無猜於徐廣何以加之廷璋開懷以待罕儒宋偃抗章以察重進向拱獻謀以平上黨乘時建功各奮所長有足尚者王彥超起自戎昭歷典藩服引年高蹈武夫之真至於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張永德前朝勲伐夙識太祖潛懷尊奉雖有橋公祖之知而非人臣之不二心者矣乾德伐蜀之師未七旬而降款至諸將之功何可泯也王全斌贖貨殺降尋啓禍變太祖罪之而從八議之貸斯得馭功百之道延澤能相地儉豫謀屯備繼濤彥昇先登重傷殞於無避咸可稱焉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終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趙普字夢舉

趙普 弟安易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唐幽帥趙德鈞連年用兵民力疲弊普父迴舉族徙常山又徙河南洛陽普沈厚寡言鎮陽豪族魏氏以女妻之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於朝世宗用兵淮上太祖

康熙二十三年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



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臥疾滁州普朝夕奉藥餌宣祖由是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時獲盜百餘當棄市普疑有無辜者啓太祖訊鞠之獲全活者衆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鎮宋州表爲掌書記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誼擁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車駕征李筠命普與呂餘慶留京師普願扈從太祖笑曰若勝青介乎從平上黨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賜第一區建隆三年拜樞密使檢

校太保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無宰相署敕普以爲言上曰卿但進敕朕爲卿署之可乎普曰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令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今皇弟尹開封同平章事卽宰相任也令署以賜普旣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是日普兼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不宣制班在宰相後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先是宰相兼敕皆用內制普相止用敕非舊典也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



出火之聞叩門聲音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  
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  
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  
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內艱詔  
起復視事遂勸帝遣使分詣諸道徵丁壯籍名送京師  
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由是兵甲精銳府庫  
克實開寶二年冬普嘗病車駕幸中書三年春又幸其  
第撫問之賜賚加等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

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籠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  
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  
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  
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爲政頗專廷  
臣多忌之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詣市屋  
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  
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以聞太祖大怒促令追  
班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  
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  
女卽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以廣其居



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其短  
會雷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訖法  
及劉偉僞作攝牒得官王洞嘗納賂可度趙孚授西州  
官稱疾不上皆普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  
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  
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  
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入朝改太子少保遷  
太子太保頗爲盧多遜所毀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  
會柴禹錫趙鎔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  
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

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辭甚切至太宗感悟召見慰  
諭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先是秦王廷美班在宰  
相上至是以普勲舊再登元輔表乞居其下從之及涪  
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八年出爲武勝軍節度  
檢校太尉兼侍中帝作詩以餞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賜  
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謂  
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容煩以  
樞務擇善地處之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  
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  
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普



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兩全雍熙三年春  
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曰伏觀今春出師  
將以收復關外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屢更荐臻  
炎夏飛輓日繁戰鬪未息老師費財誠無益也伏念陛  
下自剪平太原懷徠閩浙混一諸夏大振英聲十年之  
間遂臻廣濟遠人不服自古聖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  
竊慮邪諂之輩蒙蔽睿聰致與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  
地臣載披典籍頗識前言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  
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忠言至論可舉  
而行伏望萬機之暇一賜觀覽其失未遠雖悔可追臣

竊念大發號雄動搖百萬之衆所得者少所喪者多又  
聞戰者危事難保其必勝兵者凶器深戒於不虞所繫  
甚大不可不思臣又聞上古聖人心無固必事不凝滯  
理貴變通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深爲可慮苟或更圖  
稽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時涉秋序邊庭早涼弓勁馬  
肥我軍久困切慮此際或誤指蹤臣方冒寵以守藩曷  
敢興言而沮衆蓋臣已日薄西山餘光無幾酬恩報國  
正在斯時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敵臣復有全策願達  
聖聰望陛下精調御膳保養聖躬挈彼疲氓轉之富庶  
將見邊烽不警外戶不扃率土歸仁殊方異俗相率嚮



化契丹獨將焉往陛下計不出此乃信邪諂之徒謂契  
丹主少事多所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  
以爲萬全臣竊以爲不可伏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  
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  
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聞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  
諛爲安身之計而不言哉帝賜手詔曰朕昨者與師選  
將直令曹彬米信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  
一兩月間山後平安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  
州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  
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速取其

縣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遼人所襲此責在主  
將也况朕躡百王之末粗致承平蓋念彼民陷于邊患  
將救焚而拯溺匪贖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疆場之事  
已爲之備卿勿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  
嘉愧實深普表謝曰昨以天兵久駐塞外未克恢復漸  
及炎蒸事危勢迫輒陳狂狷甘俟憲章陛下特鑑衷誠  
親紆宸翰密諭聖謀臣竊審命師討罪信爲上策將帥  
能遵成筭必可平定惟其不副天心由茲敗事今旣邊  
鄙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年坐隆大業無一物  
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所宜端拱穆清齋神和志自可



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  
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雖無功伐願竭忠純觀者咸嘉  
其忠四年移山南東道節度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會  
詔下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辭甚懇切上惻然謂宰相  
曰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既至慰撫數四普  
嗚咽流涕陳王元偁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  
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  
委之以膺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  
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  
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嘗曩

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莫先於  
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  
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敢言以辨  
得失然後彝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  
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  
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  
聞儉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  
還徼以快其心何者蓋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謹之  
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  
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日未察使之明之四



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以道則無  
苟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騫聲勢者  
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沈冥廢滯得以進名  
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  
踰期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  
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苟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  
田禮畢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普舊德爲之表  
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  
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時樞密副  
使趙昌言與胡旦陳象輿董儼梁願厚善會旦合

蜀上封事排毀時政普深嫉之奏流馬周黜昌言等鄭  
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驕肆僭侈大爲不法普兼得之  
盡以條奏利用坐流商州普固請誅之其嫉惡彊直皆  
此類李繼遷之擾邊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臺故地  
因令圖之保忠反與繼遷同謀爲邊患時論歸咎於普  
頗爲同列所窺不得專決舊制宰相以未時歸第是歲  
大熱特許普夏中至午時歸私第明年免朝謁止日赴  
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冬被疾請告專駕屢幸其第  
省之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求致仕上勉從之  
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依前守太保兼中書令普三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 列傳 八  
表懇讓賜手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至  
固讓俟首塗有日當就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因力  
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普將發車  
駕幸其第淳化三年春以老衰久病令留守通判劉昌  
言奉表求致政中使馳傳撫問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  
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料令養疾俟擢日赴闕仍遣其  
弟宗正少卿安易齋詔書賜之又特遣使賜普詔曰卿  
頃屬微病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  
命用表尊賢存聞有瘳與朕相見今賜羊酒如別鉤卿  
宜愛精神近醫藥強飲食以副朕眷遇之意七月卒年

七十一卒之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齋器幣鞍  
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  
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  
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乘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  
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  
忠臣久被病亦有寬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上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事先  
帝與朕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有不足衆所知也朕  
君臨以來每優禮之普亦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  
臣也朕甚惜之因出涕左右感動廢朝五日爲出次喪



哀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賜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  
八分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  
賜絹布各五百匹米麩各五百石葬日有司設鹵簿鼓  
吹如式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爲尼太宗再三諭之  
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  
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普屢以微時  
所不足者言之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  
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言普少習吏事寡學  
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  
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普性深沈有岸谷雖  
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宋初在相位者多齷齪  
循默普剛毅果斷未有其比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  
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  
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  
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  
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  
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  
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竟得俞允太宗人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  
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  
明幾誤國事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祖吉守郡為姦  
利事覺下獄案劾爰書未具郊禮將近太宗疾其貪墨  
遣中使諭旨執政曰郊赦可特勿貸祖吉普奏曰敗官  
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對越天地告于神明  
奈何以吉而隳陛下赦令哉太宗善其言乃止真宗咸  
平初追封韓王二年詔曰故太師贈尚書令追封韓王  
趙普識冠人彛才高王佐翊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  
肆伐之勲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

旋三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  
無玷謀猷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蒸永同休於宗  
祐茲為茂典以答舊勲其以普配饗太祖廟庭普子承  
宗羽林大將軍知潭鄆二州皆有聲承煦成州團練使  
弟固安易固至都官郎中

安易字季和建隆初攝府州錄事參軍節度使折德戾  
言其清幹遂命即真再遷河南府推官會普居相位十  
年不赴調太平興國中歷華邢二鎮掌書記部芻糧至  
太原城下拜監察御史知興元府轉殿中賜緋魚袋先  
是兩川民輸稅者以鐵錢易銅錢安易言其非便請許



宋史卷一百五十六  
十一  
納鐵錢詔從之九年起拜宗正少卿知定州會以曹瑑  
知州徙安易爲通判未幾代歸又表求外任命知耀州  
留不遣命按視北邊事淳化中嘗建議以蜀地用鐵錢  
準銅錢數倍小民市易頗爲不便請如劉備時令西川  
鑄大錢以十當百下都省集議吏部尚書宋琪等言劉  
備時蓋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反患錢多非經  
久計也而安易論請不已仍募工鑄大錢百餘進之極  
其精好俄墜殿階皆碎蓋鎔鑠盡其精液矣太宗不之  
語猶嘉其用心賜以金紫且遣其典鑄旣而大有虧耗  
歲中裁得三千餘緡衆議喧然遂罷之事具食貨志歷

知襄廬二州就遷宗正卿歸朝復領卿職時屬籍未備  
奏請纂錄咸平初乃命梁周翰與安易同修安易略涉  
書傳性强狠好談世務而疎闊不可用初太宗嘗問農  
政安易請復井田之制又以其家本燕薊多訪以邊事  
景德初禮官詳定明德皇太后靈駕發引於京師壬地  
權攢依禮埋懸重升祔神主安易上言禮云旣虞作主  
虞者已葬設吉祭也明未葬則未立虞主及神主所以  
周制但鑿木爲懸重以神之靈王后七月而葬則埋懸  
重掩玄堂凶仗輜輶車龍輻之屬焚於柏城訖始可立  
虞主吉仗還京備九祭復埋虞主然後立神主升廟室



自曠古至皇朝上奉祖宗陵廟行此禮何以今日乃違  
典章苟且升祔方權攢妄立神主未大葬輒埋懸重且  
棺柩未歸園陵則神靈豈入太廟奈柏城未焚凶仗則  
凶穢唐突祖宗望約孝章近例但於壬地權攢未立神  
主升祔凶儀一切祗奉俟丙午年靈駕西去園陵東回  
祔廟如此則免於顛倒不利國家乃詔有司再加詳定  
判禮院孫何等上言按晉書羊太后崩廢一時之祀天  
地明堂去樂不作又按禮王后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  
而祭所言五祀不行則天地之祭不廢遂議以園陵年  
月不便須至變禮從宜又緣先準禮文候神主升祔畢

方行享祀若俟丙午歲則三年不祭宗廟禮文有關况  
明德皇太后德配先朝禮合升祔遂與史館檢討同共  
參詳以爲廟未祔則神靈不至伏恐祭祀難行攢既畢  
則梓宮在郊可以葬禮比附遂按禮云葬者藏也欲人  
不得而見也既不欲穿墳動土則龍輜攢木題湊蒙櫛  
上四柱如屋以覆盡塗之所合理重一依近例便可升  
祔神主安易妄言以凶仗爲凶穢目羣官爲顛倒指梓  
宮爲棺柩令百司分析園陵免瀆聖聰誣罔臣下安易  
又云昔日觀羣官盡公奉二帝諸后並先山陵後祔廟  
今日觀羣官顛倒奉明德皇太后獨先祔廟後園陵者



今詳當時先山陵後祔廟正爲年月便順別無陰陽拘  
忌今則年月未便理合從宜未理重則禮文不備未升  
祔則廟祭猶闕須從變禮以合聖情兼明德皇太后將  
赴權攢而安易所稱柏城未焚凶仗則凶穢唐突祖宗  
按檀弓云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鄭玄注云謂遷  
柩於廟又云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商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今亦遙辭宗廟而後行豈  
可以禮經所出目爲顛倒吉凶具儀謂之唐突哉又云  
孝章皇后至道元年崩亦緣有所嫌避未赴園陵出京  
權攢之時不立神主入廟直至至道三年西去園陵  
事然後奉虞主還京易神主祔廟以合典禮今詳當時  
文籍緣孝章爲太宗嫂氏上僊之時止輟五日視朝百  
官不會成服與今不同從初亦無詔命令住廟享今明  
德皇太后母儀天下主上孝極曾顏況上僊之初卽有  
遺命權停享祀今按禮文固合如此安易荒唐庸昧妄  
有援引以大功之親比三年之制欺罔君上乃至於斯  
况安易以訐直自負所詆者無非良善以清要自高所  
尚者無非鄙俗名宦之志老而益堅詩書之文情而不  
習本院所議並明稱典故旁考時宜雖曰從權粗亦稽  
古請依元議施行從之安易又屢言陵廟事詞多鄙俚



晚歲進趨不已時論嗤之二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  
書錄其子承慶爲國子博士孫從政爲太常寺奉禮郎  
論曰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  
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嘗之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戚同體  
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宋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陳  
橋之事人謂普及太宗先知其謀理勢或然事定之後  
普以一樞密直學士立於新朝數年范王魏三人罷相  
始繼其位太祖不亟於酬功普不亟於得政及其當揆  
獻可替否惟義之從未嘗以勲舊自伐偃武而修文慎  
罰而薄斂二百餘年之宏規若平昔素定一旦舉而措  
之太原幽州之役終身以輕動爲戒後皆如其言家人  
見其斷國大議閉門觀書取決方冊他日竊視乃魯論  
耳昔傳說告商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  
克末世匪說攸聞普爲謀國元臣乃能矜式往哲著龜  
聖模宋之爲治氣象醇正茲豈無助乎晚年廷美多遜  
之獄大爲太宗盛德之累而普與有力焉豈其學力之  
有限而猶有患失之心歟君子惜之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

列傳第廿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赤

吳延祚

子元輔元載元辰

李崇矩

子繼昌

王仁贍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

吳延祚字慶之并州太原人少頗讀書事周祖為親校  
廣順初授莊宅副使遷內軍器庫使知懷州入為皇城  
使會天平符彥卿移鎮大名以延祚權知鄆州世宗御



位遷右羽林將軍克內客省使未幾拜宣徽北院使世宗征劉崇爲北面都巡檢使師還權判澶州歸闕加右監門衛大將軍俄遷宣徽南院使判河南府知西京留守事汴河決命延祚督丁壯數萬塞之因增築堤防自京城至臨淮數旬訖工世宗北征權東京留守是夏河決鄭州原武縣命延祚發近縣丁壯二萬餘塞之師還以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其父名璋故避之會李筠叛延祚白太祖曰潞城崑險且阻大行與據之朱易破也筠素勇而輕若速擊之必離上黨來遷我戰猶獸亡其藪魚脫於淵因可擒矣太祖遂親征以延祚留守東京兼判開封府筠果領兵來戰澤州南其衆敗走及討李重進又爲東京留守建隆三年夏帝謂之曰卿掌樞務有年于茲與卿秦州以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爲憂故先告卿卽以爲雄武軍節度先是秦州夕陽鎮西北接大藪多材植古伏羌縣之地高防知州日建議就置采造務調軍卒分畚取其材以給京師西夏酋長尚波于率衆爭奪頗傷役卒防捕繫其黨以狀聞上命延祚代防賞詔赦尚波于等夏人感悅是年秋以伏羌地來獻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



北開寶四年長春節來朝俄遇疾車駕臨問命焚艾灸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未幾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官給葬事延祚謹厚寡言性至孝居母喪絕水漿累日好學聚書萬餘卷治家嚴肅尤崇奉釋氏子元輔元載元範元辰元吉元慶元範元慶仕皆至禮賓副使元吉閣門祗候元吉子昭允太子中舍元慶子守仁內殿崇班

元輔字正臣頗好學善筆札周廣順中以父任補供奉官世宗嗣位遷洛苑使宋初授左驍衛將軍澶州巡檢累官至定州鈐轄平年四十八子昭德昭遜昭普並閣

門祗候

元載建隆初授太子右春坊通事舍人賜緋魚袋延祚出鎮秦雍並補衙門都校延祚卒授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加閣門祗候與太祝母賓古使契丹九年擢爲西上閣門副使出知陝州雍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獨推官馮伉不從益遣奴數輩伺伉按行市中拽之下馬因毀辱之先是益厚賂朝中權貴爲庇護故累年不敗及伉屢表其事又爲邸吏所匿不得



建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聞譯因入見上其表帝大怒  
詔元載逮捕之詔書未至京師權貴已報益益懼亡命  
元載以聞帝愈怒詔州郡物色急捕之獲於河中府民  
郝氏家鞠于御史府具得其狀斬之盡沒其家益子仕  
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籍終身不齒益之伏法  
民皆飯僧相慶端拱初遷西上閤門使淳化二年加領  
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遊蕩民無贏餘  
悉市酒肉爲聲妓樂元載禁止之吏民細罪又不少貸  
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亂元載不能捕滅受代歸闕而成  
都不守時李仕衡通判華州常銜元載因事殺其父伺

元載至闕遣人開行裝收其關市之稅元載拒之仕衡  
攬章疏其罪坐責鄜州團練副使移單州以疾授左衛  
將軍致政卒年五十三子昭明爲內殿崇班昭矩太子  
中舍

元晟字君華太平興國八年選尚太宗第四女蔡國公  
主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明年正月領愛州刺史是冬  
領本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有事北邊元晟表求試劇郡  
命知鄆州逾年召入尋知河陽還朝改鄆州觀察使特  
詔朝會序班次節度使奉祿賜予悉增之再知河陽淳  
化元年以主疾召還主薨復遣之任五年秋霖河溢奔



注溝洫城壘將壞元扆躬涉泥滓督工補塞民多構木  
樹杪以避水元扆命濟以舟楫設餅餌以食時澶陝悉  
罹水災元扆所部賴以獲安真宗卽位換安州觀察使  
俄知澶州咸平三年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  
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時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與  
遼人戰元扆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旣而超輩  
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考滿吏民詣  
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願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  
屬歲旱吏白召巫以上龍請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龍止  
獸也安能格天惟精誠可以動天乃集道人設壇潔齋

三日百拜祈禱澍雨沾洽景祐三年代歸拜武勝軍節  
度三年以陵城積水議埋掘蒲澗命爲修詣陵都部署  
以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副之出知潞州初并代澤潞皆  
分轄戍卒後并於太原至是以元扆臨鎮遂分領澤潞  
晉絳磁隰威勝七州軍戎事委元扆專總之東封表求  
扈從命祀青帝禮畢加檢校太傅知徐州大中祥符四  
年以祀汾陰恩改領山南東道五月制書亦元扆被疾  
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忠惠子弟進秩者五人五年葬  
元扆時上元欲觀燈帝爲移次夕元扆性謹讓在藩  
有愛民心待賓佐以禮喜讀春秋左氏聲色狗馬一不



介意所得祿賜卽給親族孤貧者將赴徐州請對書臣  
族屬至多其堪祿仕者皆爲表薦餘皆均奉贍之公生  
有乳媪得人參官禁元辰慮其去後妄有請託自止相  
之真宗深所嘉歎於帝嘗中獨稱其賢及歿甚悼惜之  
且以元辰得疾本州不以聞詔劾其官屬子守禮至大  
宅使滑州刺史以帝賜特贈和州防禦使守嚴至內殿  
崇班天禧中錄守嚴子承嗣承緒並爲殿直守良爲內  
殿崇班守讓閣門祗候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  
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  
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  
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  
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卽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  
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將王室爲茲  
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爲  
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  
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局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  
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  
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  
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



陽以所部攻大會若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同破筠衆於磁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尚豪葬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克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擊戮然案籍合誅者萬餘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累者

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車乃至尊所御是速臣死爾固辭得免時趙普爲相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



秋出爲邕貴溥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  
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咸憚於行崇矩盡出器  
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  
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已財遺其會長衆皆懷附代還  
拜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渥判右金吾街  
仗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元靖  
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卒見其子  
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  
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兩月崇矩往  
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  
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自遠  
迎其人館於家以師之雖知其詐猶以爲神仙試已終  
無悔恨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  
遣繼昌奉幣爲壽嘗昇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  
陞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  
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遂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  
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  
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  
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



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僊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爲民患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僞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同受詔進討砦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砦賊果閉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鴈橋門三月破彌牟砦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遣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領獎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將幸澶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克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爲西上閣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近洛衛兵所駐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



鄆廷路鈴轄大中祥符元年進秩東上閣門使俄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尚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鈴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彊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

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遊爲治尚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正命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訴遂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人稱之遵勗初尚主詔升爲崇矩子授昭德軍留後駙馬都尉

王仁贍唐州方城人少倜儻不事生產委質刺史劉詞詞遷未與節度署爲牙校詞將卒遺表薦仁贍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以隸帳下未初授武德使出



知秦州改左飛龍使建隆二年遷右領軍衛將軍充  
密承旨高繼沖請命以仁贍爲荆南巡檢使繼沖入朝  
命知軍府乾德初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不踰月加內客  
省使二年春召赴闕擢爲樞密副使七月加左衛大將  
軍與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並  
沒人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責授右衛大將軍  
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  
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  
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  
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  
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  
也帝怒令送中書鞠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  
黜而已帝幸洛以仁贍判留守司三司兼知開封府事  
及召沈倫赴行在以仁贍爲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  
駕真遂判三司俄命權宣徽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北  
院使兼判如故加檢校太保四年親征太原克大內都  
署仍判留守司三司總轄裏外巡檢司公事師還加檢  
校太傅五年仁贍廉得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隴間  
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稱制免筭旣至厚結有司  
悉官市之倍收其直仁贍密奏之帝怒以三司副使范



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用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旻旻爲房州司戶載均州司戶端商州司戶判四方館事程德玄武德使劉知信翰林使杜彥圭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趙延溥武德副使竇神興左衛上將軍張永德左領軍衛上將軍祁廷訓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並坐販竹木入官責降罰奉是歲車駕北巡命仁瞻爲大內部署七年春以政事與僚屬相矛盾爭辯帝前仁瞻辭屈責授右衛大將軍翌日改唐州防禦使月給奉錢三十萬仁瞻之獲罪也兵部郎中判勾院宋琪及三司判官並降秩先是仁瞻掌計司殆十年恣下吏爲奸怙恩寵無敢發者前者發范旻等事中外益畏其口會屬吏陳恕等數人率以曠察不畏強禦自任因議本司事有不協者朝參日恕獨出班持狀奏其事帝詰之仁瞻屈伏帝怒甚故及於譴而恕等悉獎擢琪與恕等聯事始合謀同奏至帝前而宋琪猶附會仁瞻故亦左降仁瞻旣失權勢因怏怏成疾數日卒年六十六後帝因言及三司財賦謂宰相趙普等曰王仁瞻領邦計積年恣吏爲姦諸場院官皆隱沒官錢以千萬計朕悉令罷之命使分掌仁瞻再三言恐虧舊數朕拒之未



踰年舊獲千緡者爲一二萬緡萬緡者爲六七萬緡其利數倍用度旣足儻遇水旱卽可免民租稅仁瞻心知其非頗亦慙悻朕優容之子昭雍爲崇儀副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州宋城人少事華帥劉訥訥卒事太祖隸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任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太后乃安宋初爲軍器庫使太祖親討澤潞及征淮揚並以昭輔爲京城巡檢建隆四年權知揚州使江表還命鈞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開寶四年帝以其能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六年遷

密副使九年命權宣徽南院事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三年加檢校太傅從征太原加檢校太尉俄以足疾請告帝親臨問以所居湫隘命有司廣之昭輔慮侵民地固讓不願治帝嘉其意賜白金萬兩令別市第昭輔被疾家居近一歲始以石熙載代之昭輔不求解職上亦不忍罷會郊祀畢罷爲驍騎衛上將軍逾年卒年六十九廢朝贈侍中命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無子錄其兄子吉爲供奉官敏爲殿直昭輔性勤介人不敢干以私然頗吝嗇前後賜予萬計悉聚而畜之嘗引賓客故舊至藏中縱觀且曰吾無汗馬勞徒以際會得此吾爲國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 三十一  
家守爾後當獻于上及罷機務悉以市善田宅時論鄙  
之初詞卒昭輔來京師問卜於瞽者劉悟悟爲筮卦曰  
汝遇貴人見奇表豐下者卽汝主也宜謹事之汝當貴  
矣及見太祖狀貌如悟言遂委質焉咸平三年錄弟之  
子諒爲借職大中祥符八年又錄從孫鼎爲右班殿直  
吉至內殿崇班吉子隨敏子感並進士及第隨爲太常  
博士感屯田員外郎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  
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  
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  
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軍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  
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關又殺數人關未解有所親  
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  
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  
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  
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寃詔復隸麾下顯德中  
從阮遺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  
繼勳初不爲禮因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  
大奇之令升堂拜毋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  
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



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蟬書卽遣處耘部送闕下  
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諫太祖  
下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  
推戴遽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  
始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  
能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  
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  
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  
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  
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涕泣累日  
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  
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  
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  
使荆南視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  
處耘至襄州先遣閣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  
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  
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  
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  
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覲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  
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



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卽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避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尚幼爲大將汪端却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初師至襄州衛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少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兒恣王氏愬於處耘處耘召義呵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卽延釗圍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



朝議以延釗宿將賞其過謫處耘為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為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為太宗納其次女為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子昭遜為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繼隆字霸四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

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昌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詔覘不治產以游獵為娛乾德中平蜀選為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毋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為慮毋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絙於大樹騎卒斃數十里外取火引緹以出之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嶷率兵襲



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  
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  
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善達日馳四  
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途遇虎射殺之嘗獲吳  
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  
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冑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  
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  
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  
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  
城尚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遇

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汝  
所料矣吳將盧絳聚眾萬餘攻滁州縣命繼隆招來之  
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檢  
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劉  
承瑋同護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迴體肥  
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已舟已而繼隆舟果覆  
棲枯桑杪賴他舟以度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與  
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死  
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數千  
眾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眾于湖翟河南



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卽從宜而行敗之于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丘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駐泊都監嘗領兵出土鎧若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俘潘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所羅遇及其弟埋乞首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也巳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析八軍等二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免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岌伽羅膩十四族佑其衆不下廼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卽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  
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遷  
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滄  
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先約繼隆以精卒後  
殿緩急爲援旣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  
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  
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旣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  
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  
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聞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冬送芻  
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  
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千里而與尹繼倫列  
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奔過  
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  
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訖爲要地淳化初上遣使至  
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  
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  
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奉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



駢之日會歷思表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  
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  
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既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俱  
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爲期  
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面獎之改  
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  
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呬舉城效順河外蕃漢  
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尚食使尹繼隆爲都  
監以討之既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  
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仇土  
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殫艱於轉餉宜  
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夏州隴  
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  
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  
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  
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  
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  
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  
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若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  
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



太宗召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齋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訛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雉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訛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訛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真宗卽位改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關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召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入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澶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澶



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  
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  
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  
二年春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疾  
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爲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十  
六車駕臨哭之慟爲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諡忠武以其  
子昭慶爲洛苑使從子昭 昭遜並爲內殿崇班又錄  
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宗  
廟庭繼隆出貴胄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城  
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太

京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親  
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謙謹  
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  
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茗  
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土閣  
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奉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  
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人奏機事繼  
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  
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面



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  
爲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爲言乃  
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  
平州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墾田積粟又屢請益  
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爲濟師則或至失援  
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  
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  
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  
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  
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  
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于此軍并力戰守  
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  
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  
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  
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  
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  
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  
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  
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  
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卽令自靈環慶鄜延石



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  
西取回鶻則吐蕃震懼皆爲吞噬西北邊民將受驅劫  
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  
盡之地不能供無已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  
民爲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  
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  
須得況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  
次更取鋤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  
東以南隴山內外交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  
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

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  
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  
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  
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  
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  
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通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  
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  
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  
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  
常非有尺布丰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



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羣蕃  
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訪問臣  
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若西就胡盧河川  
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  
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  
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卽回鶻西涼路亦  
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  
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  
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  
關妖黨纒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  
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  
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  
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  
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  
得已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顧內之憂恩  
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  
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  
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權場規免  
商筭當時有以此事達于太祖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



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貨產厚則心有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畢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尚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漠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他官貪勇智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

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入中土困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入于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韃之物其名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闕軍須況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守前詔爲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若柵以



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  
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  
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  
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  
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縑帛牢酒  
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  
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擐甲常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  
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勗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  
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即  
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緡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  
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者詔書中而  
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  
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旣卽路軍中皆恐其  
復來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  
邊壘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  
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  
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  
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寧又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  
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  
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卽處大辟繼和言其



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  
先是繼隆卒繼和耻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閣門使  
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  
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弔二  
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幼令三班選使臣爲主  
家事弟繼恂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子  
昭遜爲供備庫使

論曰夫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感慨發憤效忠駿奔  
居備要任出握重兵如是而令名克終斯固可偉也吳  
延祚策李筠之破如日觀其事誠有將略李崇矩秉施  
厚之德感史弘肇之恩保其叛亡之孳然交鄭伸不知  
其傾險坐論炎海固無先見之明矣其子繼昌忘父仇  
以恤伸母之貧雖非中道亦人所難王仁贍征蜀殺降  
附之卒肆貪矯之行鬱鬱而斃自貽伊戚尚何尤乎楚  
昭輔當陳橋推戴太祖遣之入安母后亦必可託以事  
者及爲三司善於心計人不可干以私然終以訐直取  
寡信之名何歟處耘於創業之始功參締構克荆山靖  
衡湘勢如拉枯而志昧在和勲業弗究良可惜也幸聯  
心曉之貴秉旄繼世抑造物之報嗇此而豐彼歟







行德見其端懿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閤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

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還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紹已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歸召謂曰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敢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旣而賊將改進率兵



宋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 二十二  
來援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  
武將軍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  
彬與李繼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  
伐蜀詔以劉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  
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  
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  
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  
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  
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王帛彬橐中唯  
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

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  
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以示勸上曰卿有茂  
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  
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太原命爲前軍  
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寶二年議親  
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栢谷降賊將  
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至則已  
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伐江  
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濟  
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



宋史卷三百五十六 列傳 三十一  
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急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營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既成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恃者一成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之



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  
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  
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  
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  
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  
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  
少待之旣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  
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  
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  
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大

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  
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曠  
兵甘草地會歲暑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  
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  
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  
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  
超所誣罷爲太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  
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  
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  
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



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服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不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程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六  
列傳第六  
決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  
盧軍節度真宗卽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  
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  
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  
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  
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  
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  
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  
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  
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是

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  
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  
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  
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  
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答詈之使不能自存  
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矢律也趙昌言  
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  
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璨瑒瑋玘珣琮瑒娶秦王  
女與平郡主至昭宣使玳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



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使玘之女卽慈聖  
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諡曰安禧玘  
之子侑傳侑見外戚傳傳后兄也榮州刺史諡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  
與計議彬以爲類已特鍾愛焉遷宮苑副使出爲高  
關及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  
使淳化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  
營鈐轄徙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  
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  
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  
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  
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  
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  
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  
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  
入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  
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  
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諡武  
懿璨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畧  
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



而敬仁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太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卽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卽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彬卒請持喪不允改閣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知其下多怨卽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

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間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旣而西延



家妙俄熟魏數大族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內徙德明不敢拒遷西上閣門使爲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汾州封泰山進東上閣門使帝以瑋習知河北事迺以爲真定路都鈐轄領高州刺史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別繪二圖以一留樞密院一付本道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裡族于武延川分兵滅撥緘于平涼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祀汾陰進四方館使踰年上表還州事願專督軍旅帝不欲遽更守臣以密詔敦諭之改引進使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特唃廝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恩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廝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廝敦解寶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聞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



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  
取賞樣丹首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  
廝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廝敦  
爲順州刺史初張知秦州置四門若侵奪羌地羌人  
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人馬贖罪還故地  
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采一端築弓門治方床  
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若浚濠三  
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伏羌首領廝鷄  
波李磨論私立法瑋潛兵滅其帳其年唃廝囉率衆  
數萬大入寇瑋迎戰二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  
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餘遷各省使康州防禦使馬波  
叱臈立柵野吳谷瑋選募神武軍千二百人斬柵獲生口  
孳畜甚衆宗哥大首領甘遵治兵于任奴川瑋遣間殺  
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法于吹麻城旣而河州洮蘭安  
江妙敦邈川黨通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揆  
囉籠揆囉籠西藩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  
賜物通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  
州大人直以兵入揆囉籠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  
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馬自  
是唃廝囉勢蹙退保積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功有詔



襄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若都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以瑋爲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衆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已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韃矢箠自隨謂敗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天雄軍以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天雄軍以疾守河陽數月爲真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使卒贈侍中諡武穆瑋用才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衰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遯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喚厮囉聞瑋名卽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部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真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



之行也夏人聞之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  
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  
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爲邊人所市致單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瑋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遷其家  
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  
秋獲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  
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要害處爲築堡使自斲其地  
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出錢市馬降者旣多因  
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爲本族軍主次爲指揮使又  
其次爲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爲本族指揮使其蕃落  
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利不可徙他軍  
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  
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爲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  
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  
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令衆吾非好殺也治內郡安事  
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  
邊卽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  
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  
也瑋爲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嘉祐八年詔配享  
仁宗廟庭



琮字寶章兄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  
中太宗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及彬領鎮海軍節度使補衙內都指揮使彬卒時遷西  
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勾當騏驎院羣牧估馬司市馬課  
有羨再遷西上閤門副使與曹利用連姻利用貶出爲  
河陽兵馬都監領內軍器庫遷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  
仁宗冊琮兄女爲后禮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因  
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屬天下臣旣備后族不宜冒恩澤  
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于理時論稱之出爲  
環慶路馬步軍總管知邠州遷秦州防禦使秦鳳路

都總管兼知秦州度羨材爲倉廩大積穀古渭翼城  
羌屢入鈔邊琮懷以恩信擊牛釀酒犒之多請內屬寶  
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復知秦  
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同管勾涇原路兵馬定國軍  
節度觀察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籍民爲  
義軍以張兵勢於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  
天都劫儀秦屬戶琮發騎士設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琮  
欲誘吐蕃犄角圖賦得西川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王  
子遣使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  
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爲朝廷擊賊帝善琮策改陝西



副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副使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  
夏竦屯鄜州還爲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疾卒帝臨奠后  
并出臨喪就第成服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忠恪  
琛小心謹畏善贊謁御軍整嚴死時家無餘貲子侂皇  
城使嘉州防禦使侂子詩尚魯國大長公主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父璘以軍校戍常山美少倜儻隸  
府中典謁嘗語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君臣肆虐四  
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  
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會周世宗爲開封府尹美以中涓  
事世宗及卽位補供奉官高平之戰美以功遷西上

門副使出監陝州軍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護  
承襲屯兵經度西事先是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  
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兇悍信任羣小嗜殺  
黷貨且繕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  
單騎往諭以天命旣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上喜曰潘  
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太祖親征  
命石守信爲招討使美爲行營都監以副之揚州平留  
爲巡檢以任鎮撫以功授秦州團練使時湖南叛將汪  
端旣平人心未寧乃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寇  
桂陽江華美擊走之溪峒蠻獠自唐以來不時侵畧頗



爲民患美窮其巢穴多所殺獲餘加慰撫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從兵馬都監丁德裕等率兵克郴州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爲行營諸軍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克富川銀遣將率衆萬餘來援遇戰大破之遂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以次降美以功移南面都部署進次韶州韶廣之北門也賊衆十餘萬聚焉美揮兵進乘之韶州遂拔斬獲數萬計銀窮蹙四年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爲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美卽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銀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卽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距廣州百二十里銀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衆驚擾來犯美揮兵急擊之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廣州銀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銀送京師露布以聞卽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拜山南東道節度



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眾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八年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進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下令曰美受詔提饒果數萬人期於必勝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麾以涉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汧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擒其將鄭賓等七人又破其城南水砦分舟師守之奏至太祖遣使令亟徙置戰櫂以防他變美聞詔卽徙軍是夜吳人果來攻砦不能克進薄金陵江南水陸十萬陳

於城下美率兵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上不之省仍詔諸將促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遣兵數千持炬鼓譟來犯我師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秋命副党進攻太原戰于汾上破之且多擒獲太平興國初改南院使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命將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兼三交都部署留屯以捍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其地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襲之遂



有其地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北邊以寧美嘗巡撫  
至代州既秣馬蓐食俄而遼兵萬騎來寇近塞美誓衆  
銜枚奮擊大破之封代國公八年改忠武軍節度進封  
韓國公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被  
褒朔雲應等州詔內徙其民會遼兵奄至戰於陳家谷  
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三等責授檢校太保  
明年復檢校太師知真定府未幾改都部署判并州加  
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諡武惠咸平二  
年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至宮苑使惟固西上閣門使  
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娶秦王女平州刺史

史惟熙女卽章懷皇后也美後追封鄭王以章懷故也  
惟吉美從子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  
禮法自飭敷歷中外人咸稱其勤敏云  
李超者冀州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主刑刀美  
好乘怒殺人超每潛緩之美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  
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濬字德淵中進士累擢祕書知康  
州咸平中入爲刑部詳覆御史臺推直官屢上書言事  
遷開封府推官賜緋魚景德初拜虞部員外郎兼侍御  
史知雜事賜金紫從幸澶淵頗上疏言便宜詎還命與  
陳堯咨安撫河北踰年判吏部銓濬居憲府未再歲帝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  
列傳 十六  
寵待之擢樞密直學士宰相王旦言濬雖有剽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真宗曰朕業已許之矣尋知開封能檢察隱微京師稱之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秦州暴疾卒濬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論曰曹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蟲之蟄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予而不留一錢則其總戎專征而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者益可痛矣潘美素厚太祖信任於得位之初遂受征伐之託劉錡遣使乞降觀美所喻辭義嚴正得奉辭伐非之體則

其威名之重豈待平嶺表定江南征太原鎮北門而後見哉二人皆諡武惠皆與配饗兩家子孫皆能樹立享富貴而光獻章讓皆稱賢后非偶然也君子謂仁恕濟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良將第一豈無意哉若李濬者亦以材幹自結主知遂歷清顯謂爲陰德所致理固然也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終



